

冬天的一种表达

对中国大多数地方而言,雪是冬天最好的表达。天一天天冷了,现在已经是十二月的月中,京城里仍然没有见到一丝雪。在路上,只见树木瘦骨嶙峋,枝枝杈杈的叶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,它们过冬的方式就是失去和再来。城市一如往日,熙熙攘攘,按部就班。那么,今年冬天的表达是什么?

在我的脑海里,冬天雪飘下来,即使会让世界有点点纷乱,交通出现拥挤,活动稍稍有点不便,但是雪是自然的使者,有着自己的使命。对乡村来说,雪带来透骨的寒冷,意味着害虫冻死,庄稼来年丰收。至于城市,一场正常的雪,带来遽然降温,让人冷峻清醒,学会思考,精神越发爽朗起来。

我是大学毕业从南方到北方工作的,刚开始冬天来临还有点不适应。天冷干燥是一方面,气温低不打紧,主要不能刮风,风一起,人真的感觉受不了。不过,北方的房间里还是很舒服的,暖气足,穿个单衣都可以,这点是湿冷的南方无法比较的。经过几十年的磨合,我慢慢适应了北方的冬天,却开始不适应南方的冬天。直到现在,到了冬天,如果不冷还感觉有点难受。一直喜欢小冷风轻轻刮着脸庞和收紧着身体,那滋味还真舒适。前些年,冬天还去过更北的内蒙古,挑战了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,冻得我歪瓜裂枣,结果也还好,并非不能接受。另一方面,过年回老家,面对四面逼来的寒气和房间的水汽,浑身不自在,半夜都不想上厕所。说到热气候,有次冬天去海南,下了飞机,面对热空气和烈日,厚衣服都脱不及,直呼受不了,一点都不能抗热。

过去,我对雪的冬天理解是直观的。下雪、冬雪、化雪是一个过程。下雪时,开始时下雪子,一粒粒下。慢慢成了湿雪,落了化,化了再落。雪的白黏上泥的黑,简直无法形容。最后,干雪或者湿漉漉的雪覆盖着大地、山峦,包括结冰的河流时,大意思的雪就成了。翌日,冬日红红照着四周,空气清新,寂静无声,世界美丽如幻。人间热闹如许,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的时间,让人出神发愣一下。这时的雪,就是大自然智慧的精灵。其实,人类自猿猴进化为社会后,大家猛做加法的时候需要做一次次减法,简单而纯粹一下,会中和很多滋味。冬天如此安排大雪,这算是岁月宽厚的提醒。

从事生态写作后,我的视线从地面跑到天空,角度不同,对于冬天和雪的看法有所变化。约束条件不同,我和我的世界跟着发生变化。我已经学会和习惯从空中看待地面风景。

地面上的每一片雪花,那都是太阳和地球相互运动带来的结果。距离不但产生美,更主要产生了一切,包括时间和智慧。如果太阳和地球一直处在现在冬天的位置,那么雪花一定天天飘着。实际上,南极和北极,一年四季都处在冰冻之中,可以作为注脚。雪要是一直飘着,那也是无趣的场景。对地球而言,一年一次的冬天,带来一次或者几次小雪、大雪,那足够让人们有时间净化自己。这种现象陪伴我们多年,左右了我们多年的记忆,变成了传统的一部分。

而对于地球上现存的事实,我其实有一些恍惚。世界既是恰好的,又是稍稍变动的,不过幅度千万别大。比如,再冷点点,再热一点点,那会咋样?如果地球和太阳位置靠近了,世界也许没有了雪,干旱将吞没一切;如果距离远了,世界进入冰冻天地,世界就更不好玩了。好在一切都是设想。

几十年来,世界在宇宙微动的环境下衍生着。在四季轮回中,曾经习惯了这样的安排:金秋一过,我就惦记着冬天,惦记那迟早要来临的雪,结果它就冰雪美丽地如期而至;当大雪来临,在最冷最不好过的时候,我会想春天就在路上,果真它就花容月貌地款款而至。事实上,季节悄悄在变。春天确实大差不差地到来。只不过,有时会出现晚春现象。有时夏天出现北水南旱,让人诧异。今年的冬天,还没有见到大雪,就算是微调范畴吧!

对我来说,过冬的技术已经不是问题。如果遇到寒冬,不用木材取火,天然气、电力、化学能助力我过冬;放假时我可以从北方跑到靠近赤道的南部。如果遇到暖冬,那就把北方当作南方过。更本质的变化却需要更多人关注和更专业的专家研究吧。地球这个炉子被太阳烧着,太阳以较大的时间跨度一点点变化着,地球自己的变化可能还快过了太阳。对于这样的情况,我们不能充耳不闻、掩耳盗铃吧!

冬天对我已经不再神秘,我只是想看清雪花不来的来处。云层之上,天空还是那么湛蓝、洁净。希望纯粹的雪花像昨日一样,慢慢飘在人间,温暖着世界,让我们一直不会忘记爱。



胡伟,原籍安徽,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,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,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◇人间小景

吹灭读书灯,一身都是月。深夜读书,熄灯后,拥被而卧,溶溶月光照在身上,好像躺在月色的怀抱中,书香明月相伴,酣然入梦,那种安宁与满足,非读书人难以体会。

读书,不分季节,不分时间,在忙碌日子的间隙里,见缝插针,读上几页,偶有所得,偶有所悟,欣然于心,若与老友相逢,不亦乐乎?

冬日寒冷,有诗书相伴,一室墨香氤氲缭绕,就像雪中之梅,不惜踏雪而寻,严寒中更显清芬,清冽中多了一分对暖春的遐想,心中自有暖意融融。

犹记儿时冬日,家有泥瓦房数间,堂屋有一个火坑,靠墙的桌上摆着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电视机是二哥读工业学校的同学帮着组装的。青冈木柴在火坑中熊熊燃烧,噼啪作响,电视机中播放着电视剧《渴望》。劳碌一天的父亲围着火炉一边忙着修理农具,编背篓等,一边看电视剧。边上的母亲低头缝缝补补,不时停下来看着心地善良的刘慧芳,见异思迁的王沪生,品评一番。隔着一间屋子的内屋,是睡觉的地方,很安静,听不



◇信笔扬尘

表爹是祖父的表弟,细高个,瘦,头小而尖,老让人担心腿折。幼年丧父,村东茅屋一间,四处讨食,居然长大。祖父素不喜,每逢饭时,圆脸就成了长脸,皱纹成河。特殊时期,壮实的祖父给打断了腿,村人还要打,表爹上去拿背脊挡住,大声说:“你们就忘了他施粥了吗?”结果被打断了脊椎。

表爹未娶。农活力不从心,就卖膏药,针头线脑,老鼠药,跟着节气后面卖东西。村里光棍常聚集他家,说故事,谈女人,请说大鼓书的来,也跟着学。村人老人担心教坏了后生,越发不屑。

我幼年笨拙无比,数学一窍不通,父亲动则打骂,益发不通。表爹路过,竟放弃听大鼓书,抱我坐腿上,一点一点地教,不厌其烦。这样的夜晚一过就是两年,我竟然有点聪慧

◇风雅颂

德令哈咏怀

陈 田

我也曾到过德令哈
茫茫戈壁
唯见落日
天边那一抹晚霞

十年后
我又一次来德令哈
夜幕降临
星辰闪烁,苍穹繁华……

诗人天问
姐姐
你可曾想过来德令哈

那一夜泪水流尽
我暗自
面朝大海,胸涌浪花……

◇小说世情

冬日书香

张绍琴

到电视的声音,也没有火炉,除了一张床,还摆着一张桌子,一张板凳,我便趴在桌上读书写作业。

作业写得差不多了,身子也僵得不行,便去火炉边暖一下,手脚在火苗上烤两分钟,顺便瞄一眼电视剧。电视和火炉对我的诱惑力可想而知。然而通常不等父母督促,身子的暖意稍稍恢复,我便自觉地起身回到内屋继续温习课本。

是书香胜过火炉和电视剧吗?可以说是,也可以说不是。在僻壤之地,四周是山,我们一家六口和村里所有人一样,靠着耕种几块贫瘠的土地在山中艰难度日。就当下而言,火炉和电视剧显然更能诱惑我。长远来看,书本是帮助我看到外面世界的垫脚石,是我走出大山唯一可以搭建的桥梁。

这个理念我并不是天生就知道。我的父亲是一名石匠,他数年外出打工的经历告诉我,人要有一技之长才能走出大山。大哥通过努力考上师范学校,他用一言一行将知识改变命运的思想灌输给我。无论是技能还是



◇信笔扬尘

美文表爹

董改正

的样子,他就得了意,四处宣扬。他教我《笠翁对韵》,父亲知道他素未读书,不禁称奇。

我写的第一封信是给他的。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了,在汉口帮人看院子,花花草草的,还有些人事。他给我来信,询问我的学习。我记得是竖体的小楷,格子红线条。他将我的回信一封封收好,放在装月饼的盒子里。夜晚闲了,就看,满院子的花就听他说话。

三年后,表爹竟回来了,还跟有一个女人,眉眼弯得勾得起人心。村里骚乱。他给我带了《新华字典》,还有《伊索寓言》。我去拿时,女人看着我笑,给我拿西红柿,大大红红的,这是第一次吃。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,那么干净,身上那么香,花香,难怪村里说书的说她是花精。表爹不再出去,开始重操

◇小说世情

梅花同心锁

老李飞刀

大牛和二牛是双胞胎兄弟。兄弟二人分家。房子,田地,各种用具都分完了,最后剩下一把梅花同心锁。

据说,这锁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。多少年了不知道,值多少钱也不清楚,反正大牛二牛都想要这把锁。

为此,兄弟俩吵得不可开交。族里的长辈说,这样吧,你们兄弟二人,一个人保管锁,一个保管钥匙。反正锁离了钥匙是废铁一块,钥匙没锁也是没用。等以后有机会,一起找专家鉴定,值多少钱再卖了分钱。

兄弟俩觉得也只能这样了,大牛拿着锁,二牛拿着钥匙。这家便分了。

兄弟俩为这事红了脸。谁也不肯低头,从此来往便少了。

分家后,大牛便跟着儿子搬去了北京。

知识,都必须从读书中学来。那些苦寒的日子里,我能不受诱惑坚持读书,仿佛正是在大雪纷飞中看到了一树梅花绽放,那火红的梅花让我看到了雪融后的春天,一缕梅香让我嗅到了百花的芬芳。

童年冬日读书的经历,成了我生命成长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,在记忆中永远散发着耀眼的光芒。

现在读书的条件远胜儿时。围炉夜谈,拥被读书,冬日暖阳下读书,都是我喜欢的方式。有时好书在手,痴迷其中,夜深犹不舍抛书入睡,爱人几番催促,方才恋恋不舍熄灯而眠,很有点“寒夜读书忘却眠,锦衾香尽炉无烟。美人含怒夺灯去,问郎知是几更天”的味道。

有句话说得好,“不读书,你的眼前就是全世界。读书,全世界就在你的眼前。”要么读书,要么旅行,身体和灵魂,总有一个在路上,这也是我崇尚的生活态度。冬日严寒,宜冬藏,既然身体去看不了世界,那就让心走向世界吧!



◇信笔扬尘

旧业。但村里的光棍却比先前来得更多了,还有穿喇叭裤提着单卡录音机的青年。

表爹消失了,女人走得没有任何征兆,都说他是去寻她的。村里的单卡录音机再也没有响起,他的屋顶通了,每次我路过,都伸头望,希望能看见动静,有一次我看见一只黄鼠狼,受了惊,噌地跳进荒草里。

再没听见他的消息。那一次在我居住的小城,看见一个断腿的人,坐在四轮的木板上乞讨,像极了 他,我竟没有勇气过去看看。不久朋友打来电话,说“美文死了”。他有这么好的一个名字。我去家乡,想起他珍藏我的书信,抱在他瘦弱欲断的腿上。他已经不用奔波了,坟上已蒿草齐头。他家门边的梓树,结着红红的果子,鸟雀穿梭,落了一地。

最后一面

徐全庆

何长安最近总是做梦。梦中,他跪在父亲的灵堂前哭,撕心裂肺地哭。醒来,脸上常有泪痕。如果偶尔梦见一次也就算了,可经常梦,何长安心里就犯嘀咕,莫非自己的大限要到了?

何长安就常常往黄河岸上跑。儿子是巡河员,忙,又好多天没回来看他了。那就去看儿子吧!

儿子巡河的河段,何长安以前常去;这两年生病,出门要坐轮椅,才极少去了。但路是烂熟在心中的。去时,何长安戴上大檐帽、墨镜、口罩,拿着望远镜。戴大檐帽、墨镜和口罩,是不让别人认出他。带着望远镜,是为了能远远地看到儿子,又不被儿子发现。

生病的这两年,何长安常常设想着自己的死亡时刻。各种各样的版本。无论哪个版本,儿子都在身边守着,看着自己微笑着离开人世。他渴望死在黄河岸上。儿子推着他巡河,他突然病发,儿子握住他的手,他靠在儿子的肩膀上,两人一起看黄河。就这样死去,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死法。

这样,儿子不会有愧疚。不像他,一辈子背着沉重的负罪感。

这负罪感来自父亲的死。那时,何长安刚工作不久,工作上第一次遇到了较大的考验,可偏偏接到了父亲病重的通知。他是可以请假回去守护父亲的,但他没有,他要响应组织上的号召,舍小家为大家。这是可以和别人说的冠冕堂皇的理由,还有不能说的,何长安一直压在心底。不,是它们一直压在何长安心上。那时他还年轻,总想着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一下。父亲病重还坚守工作一线,这表现领导一定会欣赏的。接到父亲的死讯时,何长安傻了眼,之前医生两次给父亲下过病危通知,父亲都顺利挺过去了,这次只是说病重,咋就没挺住呢。他竟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。

他们那地方,对死前的最后一面特别看重,你生前对父母再好,最后一面若是见不上,在别人眼里就是不好。母亲说,父亲死前一直盯着他回家的方向,死了也没闭眼。他是想见你最后一面呢,母亲每次说这话时总是流着泪叹气,语气中有掩饰不住的失望和责备。更有人在背后戳他脊梁骨,亲爹死前都不见一面,不孝呢。后悔呀,可是晚了,最后一面,他竟然错过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后慢慢变成深深的负罪感,压得他抬不起头。

几十年了,何长安一直努力忘掉父亲的死。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已经成功了,可最近的梦让他知道没有。他觉得父亲还在责备他呢,他死后也没脸去见父亲。

所以何长安一直盼望着,黄河能始终安澜,这样,他无论什么时候离开人世,儿子随时可以守在他身边。

可老天像是与他作对似的,他病危时偏偏下起了大雨,让他心惊肉跳的雨。他努力看向窗外,雨,穿心箭一样,密密层层,无休无止。

何长安听到医生对老伴说,把孩子们都叫回来吧。他知道,这是医生在宣布他的死刑呢!

老伴颤抖着拿起手机。何长安缓缓地但坚定地摇摇头。他们只有一个孩子,此刻正在守卫黄河呢!

老伴盯着他,眼里充满不解。这样的雨,儿子离不开。这话何长安没说,他说,你查一下天气预报,这雨还要下多久?

很快,老伴说,还要下三天,都是大雨。那儿子更离不开了,何长安重重地叹了口气。过了一会儿,他对老伴说,万一我挺不过去了,你过后告诉让,让他不要有负担,是我让他回来的。

那最后一面呢?老伴握住何长安的手,眼泪扑簌簌往下掉。

又看了一天雨,何长安知道油尽灯枯的时候终于要到了。他紧紧抓住老伴的手,说,推我去黄河。老伴瞪大眼睛望着他,他握了握老伴的手,说,去。

老伴把他推到黄河岸边。他用望远镜找到儿子,笑了。回过头,他又冲老伴笑笑,说,你对儿子说,我见过他最后一面了。

何长安走了,走得很安详。他的胸前,挂着一个奖章,上面是五个金灿灿的字:黄河守卫者。

是的,何长安也是一位黄河守卫者。那一年,他的父亲去世时,也下着雨,只不过没这么大,也没这么久。

却在何长安心里下了一生。

